

历代名家咏叹天中之新蔡篇—— 新蔡古八景里的诗意栖居

文/图 全媒体记者 康国富

咏新蔡

百里花封一掌平，蔡侯在此筑新城。
官津日晚人争渡，姜寨春耕鸟乱鸣。
窃酒瓮空谁复继，搜神记古理难明。
观风因上商台望，遍野农夫带雨耕。
——明·曹璉《咏新蔡》

这首收录于《新蔡县志》的七律，如一幅浓缩的丹青长卷，将新蔡四千年的人文地理尽收笔底。从“蔡侯筑城”的肇始，到“官津晚渡”的熙攘，再到“姜寨春耕”的祥和，诗人曹璉以诗证史，为我们叩开了这座“天中”古邑的时光之门。

从吕国故地到蔡侯新城

新蔡之“蔡”，始于一场沉重的迁徙史。公元前529年，蔡平侯为避楚难，将国都从旧地上蔡南迁至古吕国之地，史称“新蔡”。从此，这片位于洪河与汝河交汇处的沃土，便承载了蔡国最后的国运。

在古代诗文中，直接歌咏“蔡国迁都”的篇章极少。这并非文人遗忘了此事，而是因为迁都本质上是国势衰微的屈辱印记，诗人更愿将其化此为兴亡的底色。曹璉诗中“蔡侯在此筑新城”一句，是少有的正面提笔。他用“筑新城”三字，轻巧地掩盖了那段颠沛的历史，赋予了它开创的意味。清代诗人过境时，则多写秋草残垣，如周卜历《过新蔡》中的“水落平沙岸，人烟废垒愁”诗，那“废垒”二字，便是对故国沧桑最无言的咏叹。

曹璉诗中另一处关键笔墨是“搜神记古理难明”。这指向了新蔡最引以为傲的文化名片——东晋史学家、文学家干宝。作为中国志怪小说的鼻祖，干宝的《搜神记》虽成书于江南，但其祖籍根脉深植于新蔡。在历代文人眼中，新蔡不仅是古国故城，更是“神异叙事”的源头。明代文人凭吊新蔡时，常将眼前的洪汝烟波与干宝笔下的鬼狐仙怪相联系，赋予这片土地一层瑰丽而神秘的文学滤镜。



新蔡境内的子路问津处石碑。

子路问津与儒风南渐

若论新蔡在中华文化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，非“子路问津”莫属。据《论语》及历代方志记载，孔子周游列国自楚返蔡时，曾在城南汝河渡口迷途，命子路向长沮、桀溺问路。这一典故，不仅留下了“子路问津处”的石碑，更让新蔡成为儒家精神地图上的重要坐标。

历代咏叹此事的诗歌分为两类。一类是孟浩然“迷津欲有问”式的泛化用典；另一类则是专为新蔡关津渡口而作的怀古诗。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明代万历年间的《关津晚渡》：

辙环诸国复安之，不与斯人竞与谁？
无限道情聊托问，可怜沮溺未能知。
古河回带耦耕畴，历揭寻常不用舟。
回首问津人已渺，水流长与道同流。

这首诗被奉为新蔡“古八景”之冠。诗人站在汝河岸边，遥想孔子当年“辙环诸国”的艰辛，将渡口的晚霞与千年前的对话融为一体。诗中“沮溺”指代隐士，暗含了对儒家入世精神的坚守。此诗不仅写景，更是一首哲理诗，奠定了新蔡作为“儒家问道之地”的文化地位。

“问津”在新蔡，从一个地理事件升华为一种精神象征。清代诗人施闰章在送友人赴任新蔡时写道“弦歌廿载总专城”，用的正是孔子厄于陈蔡而弦歌不辍的典故。对于历代途经新蔡的文人而言，关津渡口不仅是过河的路，更是“问道”的门。每当夕阳西下，舟楫往来，诗人看到的不仅是“官津晚渡似仙境”的美景，更是孔子师徒在乱世中执着求索的倒影。

古八景中的诗意栖居

除了圣贤足迹，新蔡的日常风物也是诗人吟咏的对象。明代形成的“新蔡古八景”，是本地文人集体创作的田园交响曲。

曹璉诗中的“姜寨春耕鸟乱鸣”，描绘的是城北姜子牙故里（今属临泉）的春耕图。与之呼应的一首佚名诗更生动：“桃李吐蕾花含玉，风摆柳枝露又新。春鸟村头叫喳喳，寒冬过后又一春。”这种清新明快的格调，展现了新蔡作为农业大县“地阔土沃”的底色。诗人不仅写景，更写人，写“遍野农夫带雨耕”的勤劳，这是对土地最深的礼赞。

新蔡是名副其实的“生态水城”，洪河、汝河在此交汇，形成了独特的“水景”文化。除了视觉上的“龙口新晴”，诗人还捕捉到了听觉的细腻——“润头细雨沙沙响”。城东润头镇因两港交汇，夜深人静时水声潺潺，如细雨沙沙，成为一道独特的“声音景观”。此外，“九沟渔唱”则描绘了渔人满载而归的歌声，体现了水乡的富庶与安宁。



新蔡境内的千宝雕像。

千年古县的文化新生

新蔡的魅力，还在于它曾吸引和孕育过诸多文化名人。

金代文坛巨擘王寂在贬官汝南途中，曾寓居新蔡开元寺。他在寺壁发现了北宋词人秦观（秦少游）的题诗痕迹，感慨万千，写下了《至新蔡寓居开元寺》。诗中的“往昔秦郎妙天下，淹留尝倚仲宣楼”，不仅追忆了秦观的风采，更证实了新蔡曾是秦观游历之地。可惜秦观的原诗已佚，只留下王寂这段充满文人相惜之情的记录。

清初诗坛领袖施闰章在《朱雪洁同年之新蔡》中，将友人赴任新蔡视为一种文化传承。他写道“射策声华重帝京，弦歌廿载总专城”，将新蔡的治理与儒家的教化理想结合，赋予了这座小城厚重的文化使命感。

如今的新蔡，并未止步于吟诵往昔，而是通过一系列扎实的“文旅活县”举措，让沉睡的诗句重新“活”在当下。

如今，新蔡县重点对文庙大成殿（省内现存极少的元代文庙建筑）、子路问津处古碑、葛陵故城（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）进行了系统性修缮，让“官津晚渡”的现场有了实物载体。

仁义巷（“让他三尺又何妨”典故发生地）经过改造，已成为集历史展示与休闲旅游于一体的网红打卡地，真正实现了“让文化看得见、摸得着”。

依托“小说鼻祖”干宝故里身份，规划建设干宝文化园，将志怪文学IP转化为实景体验。

对任芝铭故居、小李庄革命烈士纪念馆进行了整体提升，打造红色研

学线路，让“今是中学”的红色通道精神得以传承。

新蔡巧做“水文章”，投资30亿元实施“一环一库五湖四带”生态水系工程。曾经的“水患”之地，如今已蝶变为北湖公园、月亮湾公园等水景相连的生态景区。游客今日在月亮湾看到的“子路问津”雕塑群，正是对古代“官津晚渡”诗意的现代呼应。

编纂《新蔡县地名保护名录》《老家新蔡（地名故事）》等7部丛书，系统梳理了从“吕国”到“新蔡”的地名演变史。同时，通过桃花节、端午民俗等活动，让“姜寨春耕”般的田园牧歌在新时代继续传唱。

记者手记

从蔡侯迁都的无奈，到子路问津的执着；从干宝搜神的诡谲，到姜寨春耕的平和，新蔡在历代诗人的笔下，呈现出多维度的美。它既是承载大国兴衰的故城，也是儒家精神漂泊的渡口，更是百姓安居乐业的水城。

今天，当我们漫步在洪汝河畔，诵读着“官津晚渡似仙境，姜寨春耕鸟和鸣”的诗句时，依然能感受到那股穿越时空的诗意。新蔡，这座天中腹地的千年古县，正以守正创新之姿，让每一寸被诗句浸润的土地，都焕发出时代的新生。



历代名人咏叹天中